



2014  
MAY

走/沈记涵

背包、拦车、青旅、一路向北/洪源基

从这里出发/容浩



# 目录

- 前言：从这里出发/容浩 01
- 专题：倾城/陈灵心 03  
走/沈记涵 06
- 文学：《中国现代小说的风貌》：叶维廉 09  
道家美学探索的生长点/冯晖 09  
在岁月中流浪/盖越 12  
一个下午在逵溪村/蒋静米 13
- 微观：毒苹果和水晶球/银河 14  
评博尔赫斯《阿莱夫》/温瑶 14
- 人物专访：  
昨日今朝  
——我们走过的校园时代 15
- 影评：蒙昧主义之赞歌/三文 24
- 游记：背包、拦车、青旅，  
一路向北/洪源基 26
- 摄影：  
无题/Jaden、蔡家洛、  
高嘉颖、王烯 29  
片刻、童话小镇的回信/曾倩莹
- 小编寄语：  
走，去看看我们的梦 32

指导老师：张冉妮、祝颖

策划指导：张冉妮、刘晓君

主编：区思翹、陈冠聰、江松、甄茵

文/美编： 韩睿敏、黄嘉浩、高喆、蒋竺君、  
李春晖、林恺杰、聂颖瑶、区家杰、  
孙骞、杨乐怡、庄雅莉、王阳、吴颖

封面设计：王阳

制作团队：人文学院团委、学生会宣编部

微信公众账号： 人文之家



微博： @暨大人文学院团委学生会

@暨大人文学院宣编部

邮箱：rwxyxbb@163.com





—— 卷·首·语 ——

# 从这里出发

容浩

事实我们早已在路上。但我以为，路是可以分成一小段一小段的，于是我们不断地获得新的出发。人文学院的同学们办这么一本小杂志，让我感到欣喜，她早就应该诞生了，此时当如一名仰望星河的少年。

但无论如何，从蹒跚学步到一名翩翩少年，其实也只是一个转身的距离。有了今天，明天就不远；看到树木，就能想到火焰。

当几个办刊的青年坐在我对面时，我仿佛看见了多年以前的自己。文学或者说艺术之路充满艰辛，寂寞而漫长，况且当下现实主义盛行，饼干比泪水昂贵，同学们定如我当年一样，要面对诸多挑战和困难。但我仍想重复我说了很多次的



一句话：“成就一个人的，常常是困境！”。彼时的我们猫在体院酷热难忍的筒子楼宿舍里，大汗淋漓地校稿，这情形一定是你们难以想象的。在猛将遍地的体院，找几个写字通顺的人都困难。但是最后，我们干得还不错，我也由此坚定地过着与诗歌有关的生活

很多人认为文学无用，文学当然不如一块饼干有用。但为什么那些本来就属于仰角中的东西你要用食物去衡量呢？如果一个人不被需要，不与文明接近，说到底，生死没有任何意义。今天我们所获得的知识、懂得的爱及对人类价值的理解，就是基于先知们当年的仰望和思索。无彼即无此。那么你说，他们当初的仰望又有什么用

呢？比如跑步，如果你连为什么要跑为什么要超越都不明白，所谓加快也只是让你成为一具快一点的跑步机器。

文学属于梦想的一部分。

直到我成为一名青年，仍会在夏夜躺在稻草堆上仰望星空，我常想象另一个星球上的故事：那里有肥大的乔木、寂静的村落和池塘，有坐在木椅子上仰望天空的赤脚男孩，也有金属飞行器带着电从夜空中擦过。我想到那里也曾有锁在脚上的铁链、流亡的诗人、溅地的热血，想到关于衣衫褴褛、流离失所、生离死别、魂断异乡的悲歌。我们隔着那么多沉默的星球和宇宙的碎片，我们隔着漫长的时间和永远没有交集的梦境。百万年前他们把说谎定为不可饶恕的重罪的时候，我们的谎言仍然高居庙堂获得闪耀的荣光……思

索这些，明显是没有用的。但我以为那样的心灵是可贵的。天空高于稻草堆，稻草堆高于大地，大地高于死亡。

我们由此出发，思想，并且用母语写下那些触碰过我们心灵的东西，其实是一种自证存在。所谓存在感，其实就是我们在路上的价值。这一切将见证我们曾爱过，梦想过，低低地飞翔过。

于是最后我想为大家读一段诗，来自以色列诗人耶胡达·阿米亥的著名诗篇：《可惜。我们曾是多鲜活的一个造物》：“可惜。我们曾是多鲜活 / 忠诚的一个造物。一架由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制成的飞机。 / 翅膀和一切。 / 我们曾在大地之上低低盘旋。 // 我们甚至低低飞翔过。”

（注：本文作者系诗人，任职于暨南大学）

# 从这里出发



# 倾城

12 汉语言文学 陈灵心

东经91°，北纬29°，海拔3650米，这里是拉萨。

日光城，日光倾城。

我走过许多城市，看过许多美景，从未有哪处的风物像这里，是无遮无拦的美丽。强烈的日光透过稀薄的大气给所有的景象都镀上了一层辉煌的金衣，蓝得耀眼的万里晴空下，朱红的布达拉宫，金的铜像，绿的柳，白的雪山，五色的经幡……天地都亮了。

站在这片土地上，我第一次真正明白了日光城的含义，也第一次发觉，原来从前自己的想象力是多么贫瘠。

驴友们结伴走过拉萨街头，瞥见街角有军绿色的小书报亭，我突然想起要给姐妹寄明信片的事。看店的是一个穿着蓝色校服的女孩子，肤色黝黑，浓密的鸦黑色长发束成马尾垂在脑后，一看就知道是典型的藏族姑娘。她有一双亮汪汪的眼睛，笑起来凝成两枚弯弯的月牙，又好像全拉萨的日光都落在了眼里头。

我们一行人叽叽喳喳像麻雀一样落在了书报亭边，你一句我一句地挑选着明信片。女孩儿好脾气地把明信片摆出来又放回去，嘴角带着腼腆的笑，不怎么说话，却看不出半点不耐烦。

我们有人买了全套，有人只买了三、四张，我探头问道：“一张多少钱啊？”女孩儿数明信片数得眼花缭乱，转身拿来计算器，一边回答我：“两块五一张。”

此时，急性子的芒哥一把抢过计算器，用一种肉眼不可识别的速度在上面劈里啪啦地按着，也不知怎么回事，就在大家崇拜的目光下得出一个惊为天人的数字——160。我们面面相觑，怎么回事？这明信片卖的，比刚才一锅羊肉汤还贵？我果断地把计算器推回到那女孩子跟前，“咱们别理他，还是你来算吧。”

女孩子乖巧地点点头，不紧不慢地按着键，终于算出了一个正常的结果——60。芒哥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好像刚才按错了一个键……”我们当然不遗余力地嘲笑他，女孩子也忍俊不禁，躲在一旁偷偷地抿嘴。

付过了钱，众人散去，只有我心生一计，悄悄地凑到那女孩子跟前，低声道：“他可能是看见你长得好看，故意按错的……”芒哥还未走远，闻言大窘，发出了语意不明的一声怪叫，红着脸果断遁走，那个女孩子愣了一下，终于反应过来，黝黑的脸庞“唰”地一下全红了，非常羞涩地把头扭到一边去。我一石二鸟地“调戏”了两个人，眼角眉梢全是掩饰不住的得意。



人在拉萨的第二天，一听说同队还有驴友想买明信片，我就熟门熟路地带着大家往街角的书报亭走去。这次招呼我们的是一对中年夫妇，大约是那个藏族姑娘的爸妈。虽然明信片上的布达拉宫依旧金光闪耀，纳木错还是蓝得动人心魄，可店主干巴巴的语气，毫无笑容的神情，让人心头不由自主地涌起一层又一层的失望。失望之余，还是不死心把头往书报亭里一探，出乎我意料，角落里竟然有一双明亮又明净的大眼睛——是昨天那个女孩子！她静坐于书报亭的一隅，不往里看还真难发现她的身影。我不由自主地弯起嘴角，牵起一个大大的笑容，她也认出我来了（估计卖这么久的明信片，第一次遇见我这号人，印象极其深刻），大约是想起了昨天的事情，她不好意思地看着我，嘴角也翘了起来。藏族姑娘的笑容羞涩明亮，充满雪域少女的纯情。

我向她招招手，她也笑着向我眨眼睛回应。

驴友们买完明信片，我也跟着转身离开，但脑海里一直都映着这双明亮的眼睛，还有这属于雪域的笑颜。

我和这笑容的主人的第三次相遇，发生在我呆在拉萨的最后一天里。

那一天，驴友们为了庆祝终于能逃离这个“信美非吾土”、令我们头痛欲裂、皮肤出血、吃不香睡不饱的城市，一致决定到尼泊尔餐厅大吃一顿。可是，心里仍有隐隐的牵挂。那个女孩子，虽然与我只有两面之缘，可临走前，我多想

跟她告个别呀。萍水相逢的过客，一辈子大约只能遇见这一次，此去经年，再也没办法看到属于她的美丽笑容了。大家笑我多情，其实我只是留恋那些爱和美的事物，一朵花，一朵云，一朵笑……人生自是有情痴，此事不关风与月。

吃饭前路过书报亭，坐在人力车上的我特地探头一望，却没看见那个女孩子，兴许是还没放学吧，心里头不由得隐隐失望，也只能安慰自己，如果吃罢晚饭，还见不着“故人”，就让没有结尾的故事永远地留在拉萨的落日余晖里好了，虽然遗憾，但也是够美的了。

七点半，吃罢晚饭，我拉着妈妈直奔书报亭。半是迟疑，半是期盼，往里边一瞧，呵！一双明亮的眼睛！

女孩子的妈妈看见了我，机械地问：“买些什么呢？”

藏族姑娘坐在角落里，一点都不客气地抢着帮我回答：“明信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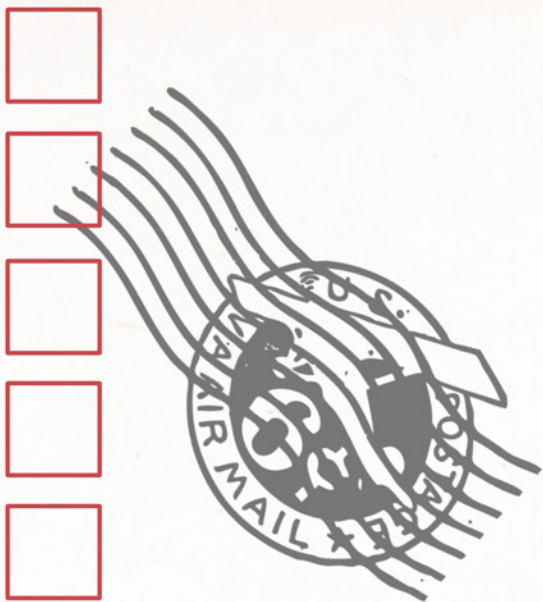
我“不甘示弱”地学着她笃定的语气：“两块五一张。”两个人相视一眼，一下子都笑开了。

挑了最喜欢的两张明信片，我付了钱，抬头看一看她明亮的笑容，不知道怎么的，突然生出了一股冲动，我一下子跳进书报亭里，女孩子和她的妈妈都吓了一跳，我走到女孩儿跟前，她惊讶地望着我，半晌没说话。我说，“你出来一下好吗？我有话要同你讲呢。”

她迟疑了一下，起身跟我走出了书报亭。

七点半的大半个中国都该是暮霭沉沉楚天阔吧。可站在拉萨街头，阳光依旧明亮。我扶着女孩子的肩膀，认真地说：“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到你，就觉得你笑起来特别特别好看！”

AIR MAIL



她再一次愣住了，低下头，半晌又抬起来，羞涩地抿了抿嘴角，“谢谢你呀。”

我说：“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你，我今天其实不是来买明信片的，我就是想来跟你告个别。我明天就要回家了……以后……以后也不知道能不能再来。所以，我来瞧一瞧你，跟你说声再见……我特别特别喜欢你……”素日里能说会道的我语无伦次地描述着拉萨街头的一个偶然的相遇，一个明亮的笑容，一段令人难忘的回忆，说起来天真冲动得像一首诗的经历，发生在两个年纪相仿的姑娘之间。

我们彼此曾经隔着八千里路云和月，在此之后，也将天各一方，远隔天涯。然而就是这么神奇的，完全没有联系的两个人，可能是因为阳光太灿烂，笑容太明媚，亦或是想法太浪漫，两个女孩子的手，就这么在灿烂干阳的照耀下，牵到了一起。你相信人和人之间，是可以因为一个纯粹的笑容而惺惺相惜，彼此难忘的吗？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家乡？我相信。

她小声地问，“你是来旅游的？”

我点点头，“是呀，我是从广东来的，我来跟你告别，明天我就回家去了。”

说完这句话，我转过身，拉着妈妈离开了。

妈妈笑着问我，“愿望实现了吧？”

我点点头，想起告别那刻，她眨眨睫毛乌黑的眼睛，眼里的光让我想起高原晴天下的湖水。

突然觉得阳光有一点点刺眼，因为眼角湿润了。

我悄悄地抹去，自己竟然因为这样的事情掉眼泪，不是很矫情吗？可是抹掉了，又湿润了，好努力，才把泪水咽了回去。


我想，这么灿烂的日光，这么美的笑容，应该有我美丽的心情作为最后的结局。

妈妈问，为什么不留个地址，大家以后写写信也好啊。

我笑了一下，羁旅匆匆，萍水相逢，没结果的故事才最美吧。卞之琳说，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亦在看你。旅行常常是这样啊，走过千山万水，难忘的却是街道转角的一个不经意的笑容，这刹那绽放的美丽珍藏在记忆中，年华褪色，青春老去，而笑容里的真和爱却永远不灭。

在此之后，在离开了日光城的很多的晴好的日子里，我抬头望一望碧蓝如洗的天空，还可以想起拉萨街头的日光，无遮无拦地落在朱红色的布达拉宫的宫墙上。还可以想起那个女孩子羞涩而明亮的笑容。日光倾城，笑也倾城。>>





地瓜他爹经历了半年的斟酌后，终于决定偷渡香港。

93年的大陆和香港关系紧张得像上了膛的枪杆，随时擦枪走火。没日没夜地，中英的警员潜伏在罗湖口岸，水面稍有动静就连番扫射。活下来的，都是福大命大的人。

地瓜他爹是当年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他感激上天的眷顾，安分守己地在港岛做起了卖菜的小本生意。


95年，赶鸭子似的，地瓜他娘拎着六个娃娃，过了重重的关卡，以探亲为由进入了港岛，像许多其他外来人口一样，偷偷摸摸地过起了偷渡者的生活。八口人，集在闷热潮湿的矮棚里，转个身都困难。家里随处挤满了孩子们的奶嘴，用过的尿布，和装菜的大麻袋。

窘境持续到97年。中英签订协议，洋鬼子灰溜溜回英伦岛，同时所有的偷渡者被赦免——不追究任何责任，全部成为港岛永久居民。

皆大欢喜，普天同庆。地瓜他爹涨红了脸，搓着手，良久，对地瓜他娘说，好，好，好，地瓜有救了。

地瓜是早产儿，出生的时候头脑没有发育完全。所以他不会走路。有腿，却不能走。

住在大陆乡下的时候，家里是老式四点金的房子，他被安排在主厅右侧的厢房里，不用上下楼梯。行动不便的缘故，他极少出门，偶尔出去也要父兄背着。



同龄人在巷子里嬉闹的声音时常从高高的窗户里传来，但是他一点儿也不羡慕——因为出了家门，他就成了与所有人不一样的生物。街坊邻里脸上写满了同情，小孩子伸长脖子看着他，会问大人“他那么大怎么不自己下来走？”那一瞬间他总是巴不得缩进父兄的肩背里，再也不用理会这些“正常人”“好心的关怀”。

地瓜同我是远房亲戚。他的外祖父和我的外祖父是亲兄弟。隔着这么不厚不薄的血缘，加上我出生前便移居香港，我时常听我外婆和母亲提及他们一家子人的事，也时常会见回大陆探亲的他的母亲和姐妹们，唯独没有见过他。我只知道这位哥哥身体不便，以前上学，现在上班，脑袋瓜是顶聪明的。

后来，去香港时特意去这位姨妈家做客。虽然只见过这一面，但是我却再也忘不掉。

这是一间政府提供的救济房，给三口之家绰绰有余，但是要屯下这么一大家子人，实在是拥挤。

我进去的时候他就在门口的桌子上，操纵着手把，对着电脑，似在玩游戏。听到我们进门，他熟练地操控着轮椅转过身来同我们打招呼。讲





话对他来说有些艰难。对于一个第一次和他接触的人我也不大听得懂他说的是什么。但当时，我清楚地听到了他笑容后的“姨”和“妹”。他又嘴里念念有词，指手画脚，大意是要他妹妹给我们倒水喝。他妹应了一声，又让他忙自己的去。

趁这时，我看了看他的电脑，发现满屏的字符，完全看不懂，就问姨妈这是什么。

“哦，他这是在搞机器人编程。”说起儿子来，姨妈一脸的欣慰，“他过些天要去俄罗斯比赛了。他之前去过巴西，去过墨西哥，还去过哪里来着，囡囡啊，你哥他去年……”“韩国。”姨妈没讲完，被在厨房里忙碌的玲姐切断了。大概是讲述了很多次，也忘记了很多次，才接得如此顺手。

“他们这一群去比赛的人都是身体残疾的人，”这么敏感的词汇没想到姨妈说起来一点也不避讳，“都是行动不方便，靠电脑指挥，脑子好使！去比赛还都有拿奖！哎呀，我老说家里其他人都会走，可是跑得最远的居然是他，奇怪着哩。”她一边笑说一边摸地瓜的头。

“你看他这个轮椅啊，是政府给的，要不然哪里买得起。他每年还有定时维修，过几年还有更换，他这把已经是第四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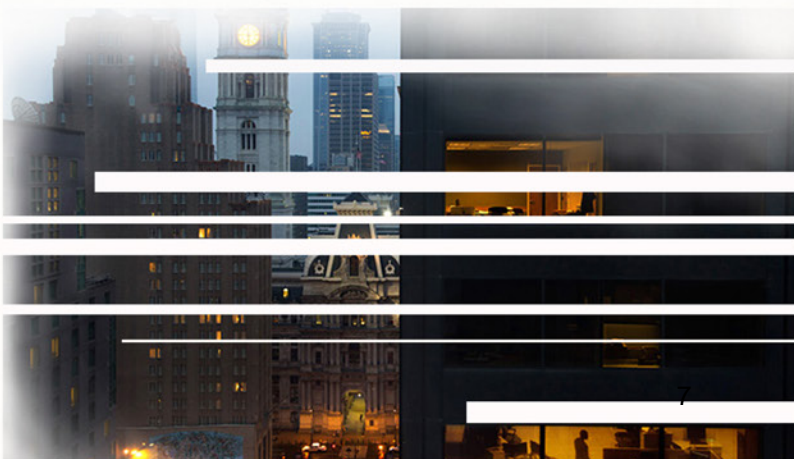
“哎，也是庆幸，他爸当年来了香港，”姨丈前些年去世了，“要不是在这边，真不知道该怎么办。阿妹你想想，”她说的是我母亲，“乡下那里，检查个身体什么的也没法办好，得往城里跑。家里那么多人你也知道的，养活都难，别说去买这么个玩意儿，哪里搞得起！”

“诶，那哥去上学怎么办？推他去？”我起了兴趣。

“可方便了，不是有补贴嘛，他读书不用钱，上的是和普通人一样的学校，天天有校车来接送。我说也奇怪，这校车造的时候就知道有残疾人吗，怎么上车的那个台阶可以升降，像机器人一样变形一下人就可以上去了！那校车司机人也很好，每次都下车来帮忙。他那些同学也是热心，从来不嘲笑他，有时候会送他回来。“我都好多年没回大陆了，去了也是回乡，不知道城里头这些弄的什么样。像他现在政府安排他在厂里做工，他自己去上班特麻溜，下楼，过一个路口就是地铁站。到了地铁口他们单位有人过来接。香港这路上，都有专门的残疾人通道，也没有障碍。”我下意识摇了摇头，惭愧地——我还真没刻意留意过大陆这一块做得怎么样，我只知道下雨天盲道总是坑坑洼洼，平日这地砖也是扭七歪八，领导视察前才是平整的。我还想到我们学校那座“风景这边独好”的桥，高出路面三四米，这斜坡我想地瓜他永远也没法独自把自个儿弄上去……我一直以为残疾人有自己的学校，这学校里才有专门的设施——我没法想象下去了，残疾人在大陆的普通学校里怎么过下去的，依旧是多年前巷子里同情的，嘲笑的，戏弄的眼神？各种闲言碎语？还有面对高高的台阶时身子底下却只有轮椅时道不尽的窘迫？也许大家习以为常了，但是终究还是会让眼神多停留几秒。

我探过身子压低声音，“哥他敏感吗？残疾人，别人这么称呼他？”

姐摇摇头，“本来就是称呼，有什么好敏



感的，只是说自己身体有残缺这不是很客观？又不是说他没法养活自己。你说社会上？说实话，谁也没觉得奇怪，路上走没有谁多看他两眼。我们这楼里，常住的都认识他，老人们当他自己孩子一样的。其实他也就比别人多了一样交通工具而已。”

晚餐是在小区旁边的大排档里吃的火锅。哥他呷呀打了声招呼就不见了。我乘上电梯，问“哥呢？”

姨妈摁下“G”，说“他自己下去了，你待会看，他说不定比咱们快。”

果然，到了楼下花园，就看见他从旁边的平道上，驶着车出来了——真是“驶着”，我的脑袋还停留在以前看过的别人手推或者自己转轮子，没想到他的轮椅上就安着手柄，前后左右操控跟电脑游戏似的。

迎面走来一位阿姨，笑着跟地瓜招呼了几句，又朝姨妈笑了笑。经介绍才知道她原来也是从大陆过来的，祖籍还是一块儿的，也算是巧，现在住在一幢楼里。

小区门口有一群放学后在滑板的学生，看到他，都呼啦跑过去围在他周围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他夏天经常跟这些孩子在一块儿，有些孩子去参加足球比赛他还去给他们助阵。”

第二天的时候我们独自去逛了香港大学。走在路上，我刻意留意这座城市散落在各处的点滴人文关怀。这个承载了713万人口的城市，其实很拥挤，路都是细细长长的。可是就是在这么狭小

的道路上，再不起眼的通道，旁边必定会有斜坡，供残疾人使用轮椅，还有行人推拉行李箱。

地铁站里，离电梯最近的几个区域是专供残疾人上车的等候区。高峰时期，月台上人满为患，寸步难行，可是这个区域里空无一人——没有人因为赶时间争位子而去享受不属于自己的特权福利。

公共厕所里，专为残疾人设计的卫生间，没有像大陆一样被清洁工拿去堆放清洗工具，也没有被正常人占用；公共的停车场必有比普通停车位更宽敞的车位，为有驾驶能力的残疾人提供便利；无理由占用盲道，要受到罚款……

我在公园里闲逛，我在超市里选购，我在图书馆里阅读。我纳闷，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极少看到坐着轮椅的人。更有甚者，小学，初中，高中，眼下的大学，没有任何有障碍的同学。是真的没有吗？

如果有，他们哪去了？

其实，答案在我们心中，现实让他们处处受阻，举步维艰。

离开的时候是从香港直接到落马洲过关。热情好客的一家人一定要送我们上地铁。

看着坐在轮椅上笑着和我挥手，口中还念念有词叮嘱我们保重的地瓜，感慨良多。

他不幸，但是他也幸运。

他不会走，可是他用智慧走了很远。

他不能走，可是在这块小小的土地上，他走得比谁都有尊严。



# 《中国现代小说的风貌》：

## 叶维廉道家美学探索的生长点

文 | 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冯晖

**摘要：**叶维廉的《中国现代小说的风貌》一书于1969年即已问世，在台湾获得诸多评论。大陆对叶维廉的研究已经有30年，整个学界却对该书未置一词。本文试图解读该书，认为：叶氏在文艺评论方面从借镜西学到溯源道家，以及他于1970年代提出的重要学术观点“纯粹经验美学”和“模子寻根”说，溯其初期生长形态，当在此书。

**关键词：**叶维廉；《中国现代小说的风貌》；道家；纯粹经验美学；模子寻根



叶维廉教授

海外华人学者叶维廉的《中国现代小说的风貌》一书最初命名为《现象 经验 表现》，1969年由香港文艺书屋出版，又于1970年、1977年和2010年分别在台湾再版，均改名为《中国现代小说的风貌》，在台风行多年，是“现代小说”的创作者和评论者的重要指引。叶氏于1983年在郭绍虞先生主编的《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八辑发表重要美学文章《语言与真实世界——中西美感基础的生成》，此后，即以其新锐的理论之势在大陆美学界迅速产生影响。可是，30年来，大陆学界热切评论叶维廉的理论、创作和翻译，惟独对该书未置一词。对于此种罕见的文学现象，叶维廉深表惋惜，认为大陆学者看不出什么名堂来。台湾学界对该书的反映非常热烈，早已看出了诸多“名堂”，如古添洪认为它是“小说与诗的美学汇通”，柯庆明则认为它既提出理论又以艺术手法从事实际批评，从而成为“研究‘现代小说’的经典”。台湾学界认为该书的学术价值

主要体现于其对“现代小说”的诗性提升这一场域。

相对于方东美、唐君毅、徐复观等台港学者来说，叶维廉对道家最是心仪。他曾夫子自道，说自己虽长期“无间的进出于西洋作品之间”，但“始终不信服柏拉图一贯所强调的‘永恒的轮廓’，——还是认为庄子的‘化’的意念才接近实境”。故此，他致力于在中西比较视野下探索与彰显道家美学，以“为道家传言者”自居。1955年，叶氏进入台湾大学读书，开始研读《沧浪诗话》和《二十四诗品》。要根本知晓二书，必须阅读庄子，叶氏以此为契机首次接触道家。

“为道家传言者”的叶维廉在其学术历程里究竟于何时开始道家美学探索？本文认为，从《中国现代小说的风貌》中可以看到叶氏探索道家美学的诸多生长点，这可视为该书的另一大学术价值。

## 一、从借镜西学到溯源道家

(鉴于贵刊的篇幅限制，从第一点到第三点，本文都不加以展开论述，第四点则进行详细阐释。并且基于同样的篇幅考虑，本文删掉了注释。)

## 二、从现代小说批评到“纯粹经验美学”的提出

## 三、比较诗学视域下的道家美学“模子”的寻根探索

## 四、“谈艺不谈思”的道家资源

台湾学界对《中国现代小说的风貌》也有批评的声音，认为它偏重艺术技巧的探讨而忽略了思想性。其实，这正是叶氏一贯的学术表现。在该书之前，叶氏的学术重点集中于西洋诗歌和台湾“现代诗”，探讨其美学表现，几乎搁置了思想性。在此之后，叶氏的学术视野扩大起来，既如前期一样探讨中西诗歌，同时也探讨小说、散文和绘画，甚至探讨中国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批评方法。在这新开辟的众多的批评对象中，叶氏最关心的，依然是其所表现出的艺术特性。如他就严厉批评过“五四”到四十年代间“谈思不谈艺”的文学批评模式：“当时大多数的批评，

如果不落入某种定型思想的枷锁，便是用了辩证方法而徒具辩证的程序的文字，它们甚少触及文学作品中艺术结构的核心。”是何种资源导致叶氏形成了“谈艺不谈思”的学术特征？

中国诗学向有二分：儒家和道家。儒家论诗强调诗的价值功能，实是以诗“用”为诗“体”，历代的“教化说”、“美刺说”、“兴寄说”等等，都是其重要观点。这种“文以载道”的实用观必然会更加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叶氏对此深恶痛绝，批评说：“‘载道’的诗人等于在药片上加糖衣，‘猎道’到读者等于利用糖衣吞药，自己蒙骗自己。”



由道家美学延伸而来的诗论则注重诗的美感经验，实是以诗“艺”为诗“体”，影响巨大的“韵味说”、“兴趣说”、“神韵说”、“境界说”都是其题中之义。从叶氏的学术表现来看，他所接受的，显然在于道家一脉。叶氏论述中国诗学时，诠释得最多的，是老子、庄子、郭象注《庄》、禅宗、严羽、司空图、苏轼等；在论述中国画论时，叶氏只提表现了道家艺术精神的南宗，而对北宗不置一词。叶氏几乎没有提及过儒家如何论诗，甚至认为儒家的“诗言志”是一句“影响至深、误解最大、对诗的破坏也最烈的话”。在这种相对激进的观点下，叶氏的情感偏向自然在于注重艺术精神的道家。叶氏坚持认为：“一个完美的批评家（或理论家）必须要对一个作品的艺术性，对诗人由感情到表达之间所牵涉的许多美学上的问题有明澈的识见和掌握。”源于道家艺术精神的这份识见，使得叶氏一直坚持对诗、小说、散文和绘画的“艺术性”的探讨和表达。

具体到《中国现代小说的风貌》所表现出的“谈艺不谈思”的学术特点，则另有学术延续性和学术现实性两种原因。叶氏50年代起即以诗人身份跻身于学界，把精力倾注于中西诗歌互译和诗歌创作上，由此导致他深入思索诗歌语言问题，其早期论文集《秩序的生长》就以探讨中西现代诗为主。作为诗人的叶氏天然地关注语言、结构、美感视境等“诗之为诗”的根本性问题，一如前文所说，叶氏认为它们皆源自道家美学。当他着手评论台湾“现代小说”时，他此前对诗歌的关注和研究，使得他以读诗的方式来读小说，以诗的艺术来要求小说的艺术。另一方面，叶氏以诗人的眼光发现当时的小说家不注重“语言及表现”的艺术，当他向传统寻找资源以解决现实问题时，道家以诗“艺”为诗“体”的艺术精神正好为其所用。故此，当叶氏论述台湾“现代小说”时，道家美学自然会进入其批评实践。他的夫子自道可以佐证：“我论现代中国小说的文章为例，我当时比较把精力放在语言艺术的问

题上，正因为当时的小说家，往往只知道铺陈，而没有做到利用意象事件暗藏意旨的方法，使到外在景物与内在经验应合；正因为当时的小说家，老是站在读者面前解释前因后果，而不明白叙述作为一种艺术，仍然可以还给读者直接参与经验、直接进入经验的激荡。”叶氏要求小说的语言观是“意在言外”，小说的物我关系是“以物观物”，它们都属于道家美学范畴。综此，在《中国现代小说的风貌》中，叶氏实际上是把“现代小说”当成了他一直钟爱和深有研究的诗歌，把小说艺术提升到诗歌领域，这导致对道家艺术精神的丰厚承续和发展，而思想性的探讨则相对被放弃。

《中国现代小说的风貌》一书中，成文最晚、含“道”最多的是《现象 经验 表现》，写于1969年。自1970年代初，叶氏就致力于道家美学实践，相继提出“纯粹经验美学”和“模子寻根说”。溯其初期生长形态，当在该书。1980年代以来，叶氏对道家的研究又有新的进展，认为在后现代语境下，“道家思想是触及根源性的一种前瞻精神，” 研析道家思想的“生态”智慧，指出道家思想对西方社会的“解困”价值。叶氏这些与时俱进的道家研究，在《中国现代小说的风貌》里则看不出端倪。故此，该书只能视为是对叶氏1970年代的道家美学探索的辐射，而不能夸大其辐射范围。



# 我在岁月里流浪

文/盖越



岁月上旬

将太阳从船帆后扬起  
我从积雪未融的老巷启航

一句流浪 一路心伤

破碎的冰雪消亡了墙角的黄土  
薄弱的熹光慌忙透出迷醉的微茫

草长鸢飞 日渐渐长

岁月中旬

中天的抱戴  
带我遥望划破苍茫的雪杉  
静默祈祷我  
带我远离孤独和彩裳的臂膀



岁月下旬

薄暮紧随我流浪到岁月的尾巴  
我采下风筝的一梦遥分成两瓣

一瓣乘着东风替我飞回故乡  
立在老家的坟前静静守望

一瓣冒着寒雨带我走向远方  
提起高楼长长的影子  
看看下面的期望和抵抗

# 一个下午在逵溪村

文 / 12 汉语言文学 蒋静米

下午在逵溪村  
我们和一条堤坝对坐  
不说话  
像两个真正无所事事的人  
却一点儿都不羞愧

没有年轻的人也没有年轻的狗  
一个青年掉进躺椅里  
变成了老头  
说他曾经是个生产队长  
晚年信仰耶稣  
要是我老了  
也只要一张躺椅那么大的地方  
晒太阳，吃花生  
跳广场舞  
绝不假装热爱生活



在逵溪村我们测字算命

大师说：

无用之用

见之不用

用之不见

我们说：这个老骗子

下午在逵溪村  
事情都在悄无声息地发生  
老人在变老，古戏台在烂掉  
只有戴逵终日隐居  
无事饮酒

毒苹果和水晶球

文一银河



我妈妈是个巫婆。

我妈妈可以预见未来。我亲眼见到的，她常常用这种法术指示我的未来。她总能预见我做事做不成，然后提前告诉我，学来干什么，反正你肯定坚持不下去。

我妈妈会下咒。她给我下了个叫你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的咒符，据说会诅咒我一辈子。我从小就很害怕，看着她就更加害怕，一个人的所有遭遇毫无办法地在自己身上发生一遍是多么可怖的一件事，越是拼命摆脱，紧箍咒就缠地愈发紧。

也许十年、二十年后我因任性一无所成，又也许我已成为一个百合网标准“幸福女人”。那时也许我会后悔自己当初的不听劝告，那时也许我会嘲笑自己当初的幼稚。我想知道诅咒是否解除，我想知道我是否成为另一个巫婆，但在那之前只有恐惧，并非恐惧将要到来的审判，却是所有抗争和坚信成了青春的狂妄和错误，变成了自己口中的幼稚和幻想狂。

我是巫婆的继承人。



评博尔赫斯

《阿莱夫》

文一温瑶

时间给每个人设定了边界，它跟意识、知觉牢牢捆绑在一起，挟持了你的记忆。我们不得不屈从于时间。

每天，我们都在无声地进行无数个告别仪式，就连此刻的感觉你都无法永远保有。当你意识到时间的一个边界，你的生活将因这种心理感知而永远变化。就好像有一天，我们爆发性地长大，从一个涉世未深的青年一下子成为背负各种责任的中年，你无法解释这种成熟源自哪里，其实，你已经默默跨过了一道时间的边界。我明知自己穿越其中，却无法证明，而那些可以证明的，你又无法穿越。

某一扇门你已经永远关上，也有一面镜子在徒劳地把你等待。十字路口向你敞开了远方，在你所有的记忆里，有一段，已经失去，已经远不可及；当你在日落之际，在流散的光前，想要说出难以忘怀的事，你怔住，继而发现，时间对你的迫害，使记忆变得如此之难。



今日，高校，课程活动愈趋丰富却也愈加充满选择与挑战。

昨日，象牙塔，生活学习样样艰辛却依旧踏着坚定的前行步伐。

# 导语

无论是昨日还是今朝，那段校园时光都未曾在记忆中褪色，他们，有过憧憬，也会迷茫，有过愉悦，也有过悲伤，有过疲惫，但仍继续前行。走，坐上时光机，带你去看他们的故事，去看校园的昨日今朝……



风雨留学路，12广告李沛孺，来自广东中山，曾任校区学生会文娱部副部长，在求学路上，她无惧风雨，毅然选择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

一个女孩怀着一颗勇敢的心，漂洋过海到达太平洋的另一端——America，那是一个让八十年代的中国大学生为之疯狂为之着迷的地方，Hollywood，New York City，Harvard，Yale，这一个个充满魅力与诱惑的名词你是否都知道？走，让我们跟随她的脚步，真正的了解这个霓虹闪烁，灯红酒绿的大城市。

## 暨大女孩 出征美国

Q：你曾经担任过校区学生会文娱部的副部长，当时遇到过最棘手的事情是什么？是怎样解决的呢？

A：我在校区学生会文娱部遇到过的最棘手的情况就是活动经费不足，例如有一次哈啰喂晚会，表演嘉宾几乎是厚着脸皮请过来的，即便是中大的表演嘉宾都只能勉强给别人一点点车马费，整个场地的布置都是自己手工制作，幸好我身边有一群很好的搭档，一起齐心协力度过每一个难关。

Q：当你知道自己能够到美国学习的时候，有什么想法？当初选择暨大和现在选择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原因是什么？

A：当时最担心的是大三如何补回学分，因为我在美国只修12个学分。但是哥大是一所很好的大学，它的新闻传媒类很出名，希望能开阔一下眼界。当初报考以新闻传媒著名的暨南大学，也是因为自己想以后从事相关行业。

Q：到美国留学，觉得自己在心态方面有什么变化，会有犹豫，担心吗？

A：当初出国没有犹豫，也没有困惑与所谓的过分担心。只是半年，并不担心，我很独立。

Q：美国大学的氛围和国内大学有什么不同呢？

A：大学氛围相对国内课堂会比较活跃，教授问问题总是会有人举手回答。虽然没有想象中的活跃，但至少有一两个同学。有些时候问题讨论得比较热烈，就会开始连续地举手回答，一个问题十几个人（50人左右的班）回答还是蛮正常的。

Q：生活方式上国内大学生和国外大学生有什么区别吗，美国大学生对于中国的认识有多深？

A：就哥大而言，中国学生还是挺多的，但真正能和美国人玩得比较深入的中国人就比较少，中国学生通常都会聚集到一起，我觉得真正的了解也是看个人而言，有的美国学生也会为了想了解中国而申请到中国的暑期实习，即使不太了解，但如果有机会，他们还是会很感兴趣的。

---

Q: 国外的大学最吸引你、最让你向往的地方是什么?

---

A: 国外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就是丰富的资源。哥大主校区有23座图书馆，他们的研究生很多时候是可以有直接资源做研究。哥大有专属的画廊，会有校友捐艺术品回来，然后一些研究生就可以直接利用这些作品做研究。除了学术资源，5层的gym免费对学生开放。其实也不是免费的，（费用）已经包括在学费里了。

---

Q: 你觉得那边有什么比较特别的活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

A: 各种游行。NYC (New York City) 一年中有很多游行，你会看着全纽约的人都跑去凑热闹，即便事不关己也会情绪高涨。春节的时候，唐人街的游行，估计不到三分之一是华人，剩下的人都是来自四方八面的，但大家都玩得很欢乐。St. Patrick会更疯狂，因为是关于啤酒的节日，所以整条街都是绿色的。（圣帕特里克节 (St. Patrick's Day) 是每年的3月17日，是为了纪念爱尔兰守护神圣帕特里克节。这一节日5世纪末期起源于爱尔兰，如今已成为爱尔兰的国庆节。这一节日5世纪末期起源于爱尔兰，美国从1737年3月17日开始庆祝。）

---

Q: 有人评价，国外的教育模式特别是美国，更加注重个人学习的自由与自觉，而中国的教育模式下的学生更趋于体制化、常规化，请问你对于这种说法有什么评价，可以从你自身的经历出发，谈谈你的体会吗?

---

A: 中国教育更趋于体制化应该是针对高中而言，大学的体制化没有高中那么严重。美国的课后学习很重要，基本上老师有大量的作业和阅读布置给学生，每门课也有teacher assistant，只是靠一周里两个半小时的课是很难把所有东西消

化掉的，所以课后要自己花时间完成阅读，然后找teacher assistant 讨论和问问题；相对而言，国内对课外要求没那么高，就算在课堂上，因为老师会划重点内容让我们复习。虽然美国的老师也会划重点，但是因为考试时理解类的内容不算多，所以对文科科目而言，大家都能最后突击。而且因为美国教授的自由度很高，学生参与度会比在国内高，例如教我社会学的老师会拿我们做实验，会直接找两位同学，通过问问题，然后猜出他们喜欢的东西，这是加深我们对crowd sourcing的理解（群众永远会比最聪明的仍更聪明），又例如我的摄影课老师会开各种玩笑，谈论各种事情，从酒精到性，因为这些都是艺术表达以及生活的一部分，底线相对比国内低，教授很多时候都会让你直接叫他的first name。

---

Q: 美国社会所认为的对大学生的成才要求是什么?

---

A: 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哥大因为它在纽约曼哈顿的缘故，这个问题会显得更有趣。哥大有种文化叫stress culture。所谓 stress culture 就是大家在电梯见到面时，聊天的内容会是“我这周有三篇论文要交”“我下周有四门考试”“我要连续接受五个面试”。因为在纽约，大学生的毕业压力会更明显，那到底什么才算成才呢？一份华尔街工作或者当医生？但是美国人本身的价值观会更倾向于你做自己喜欢的工作，享受自己的生活，和他们相处下来，你会发现更多的美国人会倾向于后者，很少会听到有人说不喜欢自己的专业，大家都很享受自己选的课，就算多难也好也乐意学下去。我也有见过在哥大修金融教育双硕士的毕业生在毕业以后去当摄影师。其实大家都会很欣赏这种人，当然前提是你可以pay your bill。

（记者：13文化产业管理 黄嘉浩）



高考恢复的第三年，他通过了走向大学的这座独木桥，四川师大、新西兰公费留学、剑桥访问学者、暨南大学翻译学院院长，国内新西兰文学研究权威、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是他的轨迹，这是他对年轻时的承诺。努力、稳健，赵友斌老师，一步一步见证了大学的发展与蜕变。

# 州载学路 见证校园变迁

Q：赵老师您好，请问您能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求学经历吗？

A：我在70年代读小学和初中，70年代末80年代初读高中，当时初中和高中都只有两年，并在1980年考上大学。

Q：高中时期的备考紧张吗？在当时考进大学难吗？

A：当时高中比你们辛苦。首先是在生活上，当时教室只有两盏小灯泡，很暗，成绩较好的同学被安排在靠近灯的地方，晚上我们只能点着煤油灯继续学习。吃饭则要自己从家里带米饭去蒸，再带一点菜，家里富裕一点的，一个星期能吃一两次肉。生活比现在艰辛，读书不易，大家都很努力很坚持。我是1980年考上大学，刚刚恢复高考的第三年，当时大学不多，全国只招三四十万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不假。但是当时我们考英语专业，数学分只做参考，我当年数学只考了5分，但是英语成绩就很好，于是上了大学。

Q：当时读书那么辛苦，中途有想过放弃吗？

A：在当时没有那么多选择，大抵都是当兵和读书。在改革开放之初，工作机会不多，不似现在可以北上南下，而大家都不希望回去当农民。刚刚恢复高考，大家的信念都是读书出来将来能有轻松的工作，所以再辛苦都有信念支撑着自己，不会轻言放弃。上了大学，似乎就意味着一切的愿望都能实现了，这也是当时的现实。

Q：大学时代的生活是怎样的呢，吃饭和住宿条件怎么样？

A：80年代的大学，生活比较单调但是很充实。课程比现在少，因为现在很多的课当时都是没有的，就像电脑课。

住宿条件比较艰巨，一个宿舍7个人，但当时连电扇都没有。夏天的时候，老师需要带一条面巾上课，讲一下课擦一下汗。吃的方面，我觉得和现在差不多，因为我们是师范院校，国家提供每月18元的生活费，那个时候一顿饭只需要1到2毛，比起中学最开心的就是天天可以吃到肉。

---

Q: 当时大学的教学方式和学习氛围是怎样的, 和现在有什么区别?

---

A: 教学模式和现在相像, 只是没有多媒体设备, 所以上课时同学都需要当场做笔记。学习氛围方面我觉得是比现在好的: 当时我们大学规定6点起床, 做广播体操; 而且许多人都会去早读, 即便不是英语专业的同学, 都会拿英语书去早读。拿我来说, 我当时会将出现在书本上的生词都背下来, 即便不是硬性要求的。而且, 我们都会期待期末考试, 互相比较成绩, 可能是因为大家都很努力, 不似现在很多同学只祈求不挂科。当时成绩好的同学就可以获得留校机会。相较现在, 我想当时求学的氛围更浓郁一些、基础也更扎实一些。

---

Q: 上到大学觉得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

---

A: 和中学相比, 首先是觉得轻松, 大学的课程比中学的时候少了许多, 空余时间就到图书馆看小说, 开始大量地接触小说, 这是影响我研究文学的其中一个原因。周末, 大家会组织去郊游, 到河边, 煮饺子, 唱歌, 猜谜。80年代的娱乐活动不多, 电视还未普及, 我们第一次看电视是转播审判四人帮, 还有中国女排男排, 世界杯中国足球的预选赛一类的。另外一个方面是觉得自由了。时值改革开放, 我们开始接触到中学所未见的, 电影、明星、杂志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 风气和言论都逐渐趋于开放。

---

Q: 赵老师您有两次出国经历, 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国外大学的生活和教学吗?

---

A: 我两次出国都是公费派出, 第一次是1990年到新西兰怀卡托大学读英语文学研究生。当时国务院从全国挑选10个人留学, 出国前需要接受政治培训, 大概是担心我们将来不回来, 但是当时出去的女生大多都留在那边了。第二次是2008年到剑桥大学当高级访问学者, 当时剑桥已经有许多中国留学生了。

国外的教学方式和国内最大的不同在于, 老师只会提纲挈领地讲, 并且基本不会用到教科书, 需要同学自己选择参考书目。同时老师也会列出书目, 让学生在在规定时间内阅读完并交读书报告或者参加答辩、研讨, 所以国外的大学图书馆很多, 同学们也经常出入图书馆, 这种教学方式可以最大限度地锻炼了学生的独立思考和活跃性的思维。

但是国外大学的社团活动会比我们少一些, 他们更倾向于运动类的项目, 比如: 划船、橄榄球、板球。因为学校只容纳几百人住校, 很多同学选择住在校外, 所以集体性的活动会偏少一些。

---

Q: 赵老师您有那么丰富的大学经历, 能谈谈对当今教育的看法吗?

---

A: 当今的教育不可置否, 内容和课程都较以前更丰富了, 但在发展的道路中, 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某些方面的缺失。从前我们和老师的关系比较密切, 时常到老师家中做客, 聊天、做饭。在今天的中学教育中, 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文化课程上, 忽略了素质教育, 在道德、为人处事、礼仪等基本方面有所缺失。传统教育中, 我们都强调素质教育的重要性, 时代发展, 但文化精髓应该要得到传承, 我想这是我们应该引起警觉的。

(记者: 13汉语言文学 吴颖 13法学 林恺杰)

郑林丽老师，本科毕业于烟台大学，后攻读兰州大学语言学研究生，潜心于学术研究，精通语言学。至今已任职13年，现任教于暨南大学人文学院，开设的课程有《现代汉语通论》、《语言学概论》等，讲课生动有趣，深受学生喜爱。



## 不骄不躁

# 潜心走过求学路

Q：郑老师，请问您上学的时候学校的条件是怎么样的呢？

A：从住宿方面来说，肯定不能和你们现在比，但我们条件还不算特别差。尤其是上研究生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两个人一间房间。只是宿舍里面没有冲凉房，是公共洗手间和公共澡堂，所以洗衣服的时候要排队。但是我觉得学校提供的资源还是蛮好的，兰大的图书馆里面有很多善本，我们中文系的资料室里面保存了一些早期期刊，还有古代文学的刻本，这些书都比较珍贵，但我们也能够借阅得到。

Q：郑老师，您能分享一下当时的大学学习生活吗？

A：我们那时上课前会先派宿舍成员去占位，因为坐在前面能更好地听清课程内容以及和老师进行沟通 and 互动。当然偶尔也会在一些私下认为不重要的课上比较松懈。感觉上那时候读书的我们更加勤奋一些。尽管相比之下我们比较勤奋，但

对未来缺少规划，社团活动也较少，社会实践能力、组织能力、策划能力等与现在的学生相比要弱一些，这应该是我们大学时期的一点欠缺。

Q：关于同学之间以及男女关系的处理和现在有怎样的差异呢？

A：同学之间的相处和现在有很大不同。我们那时候通讯没有那么发达，只有在计算机课才会接触电脑，所以我们一般会去海边玩，爬山，看电影，野餐，基本上都是集体出行。我们通过这样的活动，能够调整大家的合作模式，从某种程度上也是锻炼了与人相处的能力。而现在学生的相处更多地是通过手机、电脑这种触屏的模式，他们更多的是手指的联系而少了以前那种心的联系。我觉得现在科技的进步会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异化，如卡夫卡小说中那般。关于男女关系我主要是讲讲我们的过去。那个时候我们也会谈恋爱，一般会一起看电影，吃饭，散步，但是不会有更多亲密的行为。据我听说的，现在和过去有很大的不一样。

---

Q: 郑老师, 当时读研的人应该很少吧? 您为什么会选择读研而不是尽早地工作呢?

---

A: 是的。中国有句话叫置之死地而后生, 我觉得这个“死地”可以有一个宽泛的含义, 更多的是对境遇的不满意。当时我读研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当时教我们语言学的老师是全国词汇界的大师, 他讲课展示了现代汉语有许多有趣的知识, 我本身也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 所以让我有了静下心来进一步学习的欲望; 另一个方面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毕业一般都是回家乡工作, 而我不是特别想回家乡, 我更希望到外面的世界去开阔眼界。当时我有过出国的想法, 所以特别想考对外汉语的专业。总的来说, 我们那时候读研更多的是希望在自己的专业上面有所建树, 能够潜心学习, 社会环境相对现在也没有那么浮躁, 所以读研本身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

Q: 如果让您用词语总结一下自己的求学经历, 您会用什么呢?

---

A: 汲取和奋斗。汲取就是汲取知识, 奋斗就是为了自己的未来而奋斗。

---

Q: 毕业以后您为什么会选择去做大学老师呢?

---

A: 当时当上了研究生的人自然而然就会选择做大学老师, 其实我并非有传道授业解惑的宏大理想, 而是更倾向继续做学术研究的想法。那个时候, 我们其实有很多其它的就业机会, 尤其是研究生的数量非常少的情况下, 我们有很多选择。但我们总感觉如果丢了专业这份工作就很没意思了。而且我们也想在自己的专业上有更多的发展, 有所建树。

---

Q: 您觉得现在大学的发展是一种怎样的趋势?

---

A: 我感觉现在的大学到了迫切需要改革的阶段。大学教授的一些内容, 确实不适应社会的需求。一些需要吸引优秀人才来钻研的传统学科, 没有吸引到足够优秀的学生来学习。现在出现了一些急功近利的专业, 没有教到学生东西。这样就导致现在很难出现大师级的人物。

---

Q: 作为大学老师, 您觉得现在的师生关系和之前有什么不同?

---

A: 大有不同, 在我的学生时代, 学生对老师, 尤其是知识渊博的老师, 非常尊敬。有时甚至显得胆怯, 可能是认为自己知识浅薄难以与老师交流。除见面打招呼十分恭敬外, 学生也不会轻易地去议论老师。相比如今的学生, 他们更多去凸显自己和老师之间的平等, 这个大概和教育制度的改革也有关系, 很多人都认为教师是应该为学生服务的, 学生也更加追求自由平等。过去更多的是讲究师尊。举个例子, 那时中秋节想要请假回家, 请假这件事在一个星期前就会让我们感觉忐忑不安, 不知道该如何向老师开口, 而现在的学生不会有这样的心理。我们那个时候请假一般不会被批准, 老师更多的是希望我们能待在学校, 而现在老师一般都会批准学生请假。

---

Q: 您对现在的大学生是一个怎样的印象呢? 有什么建议给我们吗?

---

A: 现在的大学生会比较自我, 但思维非常活跃, 具有创新性, 相对有一定的功利性。这么说吧, 根据我的教学体会, 我建议现在的大学生不要眼高手低, 要脚踏实地去做事, 做任何事情都不要浮躁。

(记者: 13汉语言文学 庄雅莉 13法学 韩睿敏)

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一路的校园生活，你是否也遇到几个猪队友呢？他们或让你抓狂，或让你出糗，或让你捧腹大笑。但是他们都让你的校园生活变得不一样，让我们回忆一下身边的猪队友吧！

# 我的猪队友

参加鲁滨孙珠海城市游的活动，在前两个地点都很顺利的到达盖上了章，就差最后一个目的地了，盖上了章我们就可以赢了！但是，快找到第三个的时候，我们发现其中一个队友把盖章的表弄丢了，然后我们就这样失去了继续比赛的资格……

在暨珠三个月，小伙伴有一天要自己去运动场，问我们要怎么去，最后她从篮球场一路问路问过去了。

去听朋友的一个演讲比赛，设有抽奖，工作人员让我在纸上写下我的名字去抽奖，其实先去小伙伴已经帮我写了，我想：“啊，增大点机率也好，肯定没那么好运。”结果那天狗屎运，真的第二个抽中了我，然后，第三个，又是我，全场寂静的，小伙伴离开了我……

有个小伙伴比较胖，一天他说他下巴要笑掉了，舍友说了一句：没事，掉了一个，你还有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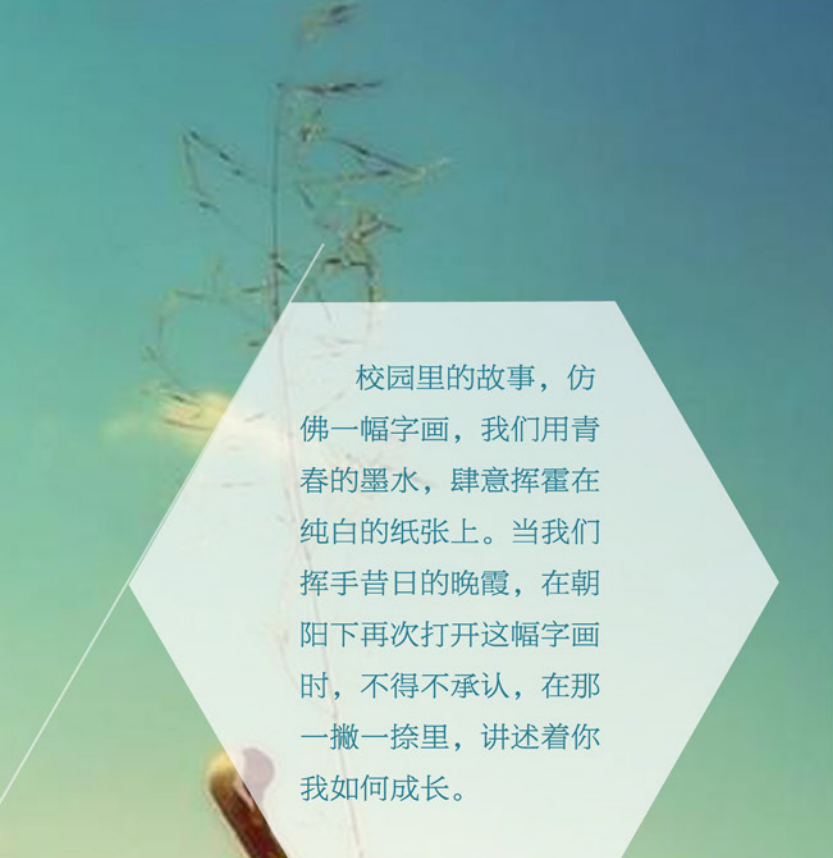
上课忘了带书，叫舍友帮忙捎来会计课课本，结果她带来了大机基，整节课都不知讲什么了。

我们寝室要靠凤凰传奇的自由飞翔才能起得来。

和舍友坐公交，下车的时候舍友发现手机不见了，急急忙忙又上车找，我看着她手里拿着手机，看见她那么着急以为她有第二台手机不见了，陪着她上车折腾好一会也找不到。呵呵，她就是要找手上那一台。

和室友出去逛街，走到距离车站还有几步就看到公交车来了，室友看见有公交车就屁颠屁颠地追过去，上车以后我和室友说是不是坐这路，她居然茫然地看着我说：不知道……





校园里的故事，仿佛一幅字画，我们用青春的墨水，肆意挥霍在纯白的纸张上。当我们挥手昔日的晚霞，在朝阳下再次打开这幅字画时，不得不承认，在那一撇一捺里，讲述着你我如何成长。



# 结语



只愿此次挥毫，让我们青春无悔。

# 蒙昧主义之赞歌

## The praises of obscurantism

文 | 三文



受到魔戒诱惑和折磨的史麦戈。



萨鲁曼军队毁掉法贡森林的树木，最终自食其果。

就像深夜辗转反侧的失眠者在悄然问自己：为什么会失眠，为什么和生命作对呢？弗洛伊德出来解释说了：作为一个动物，你是有死本能的。死本能，就是和生本能相对应的，即渴望回归自然的本能冲动。而这失眠就是你的死亡驱力造成的。把概念用在《魔戒》电影，是否可以这么问：为什么要持有魔戒呢，明知道它会毁了你？

在进行电影解读之初，便遭受到“隐喻”之无意义。《魔戒》小说畅销之时，有人出来进行了隐喻式地解读：魔戒是“核危机”的象征，是人类对于核战的恐惧，而小说作者J.R.R.托尔金<sup>①</sup>便站出来解释：没有隐喻，它只是一本小说罢了。

而作为一个观影者是无法忍受这种说法的，当它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业产品落入我手，我便想充分利用它来进行我要的解读，纵然它只是我的。

在电影中所包含的那种精致地隐喻性的描述——作者否认过对此进行解读，同时解读又高举“无意识”之大旗进行确认——一种在工业社会中：砍伐、破坏、毁灭、工业圈地运动的全方位之隐喻，一种大众更容易相信的本质，它不单单是一个故事，不论作者是否在隐约担忧，我们要帮助作者担忧，因为那也是我们需要担忧的，“死本能”在唱着它的赞歌，它以“工业”之身出现，倡导我们回归，它在与我们的“生本能”对抗，也如同齐泽克<sup>②</sup>在其著作所说，我们的问题不是“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生还是死，这是个问题），而变成了“What is bothering me now is: Shall I kill myself or not?”（现在让我烦心的是：我是否要结束自己？）。而这场工业革命便是这个死本能的象征之物，它一方面加速了人类文明的兴盛，同时在另一个方面毁坏我们生存之地。作为权衡，我们必须用生本能来对抗它，而奇怪的是，我们的对抗行动悄然滑到蒙昧者之姿态，一种自然主义者式的对抗态度，以回归（回归不仅指向对于自然的回归，也指向君主制的回归姿态）来对抗进步，这难道不也是一种错乱吗？自然主义者的最大问题是，热爱自然，却讨厌自然灾害，享受资本社会带来的好处，却厌恶资本带来的坏处。

霍比特人与其他代表着的自然主义者对此种行动进行抵制，工业社会对人类的伤害实际是以温水煮青蛙的姿态进行的，但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核武器的确实给人类带来巨大伤害之后，人类才幡然醒悟，便集中起来抵抗它，销毁它，从而回归到一个美好的社会，因此，魔戒最开始的象征之物其实就是“核危机”。而值得一提的是，从霍比特人一魔戒这场争夺赛并不会结束，这场争夺自然指示着我们的现实的“废墟”，同时人类的生存环境也不会像电



冒险结束后愉快交谈的霍比特人们。

影的美好结局，我们还有一大堆问题要解决，像失眠者，今夜终于睡着了，但是还在暗地里担忧明天晚上是否还睡得着？

索伦之眼则更像一种“意识形态”之普遍凝视，它无处不在，我们无处可躲。“那双魔眼是一种邪恶、不断滋长的敌意，你可以清楚地感觉到它上山下海，突破一切重围和险阻，是想要找到你，让你赤裸裸地被锁死在对方的视线之下。”而它在被摧毁之际带来的欢呼也在于我们先入为主地将“它”批评为“坏”的东西，因为它为了自身的利益，坏事做尽，不正是象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侵略”现实？而这种姿态不也正是一种蒙昧主义的姿态，在目睹资本社会对于资源的无节制式的索取之后的一种退行式的抵抗，如果把工业社会看作是自身加快自身灭亡之举，那么电影中倡导的那种回归自然的“蒙昧”行动又有多少的正确性。在电影意识形态的灌输过程之中，似乎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存环境的可变化性，但这种希望恰恰是用来弥补一种距离的，这种距离就是我们还生活在黑暗之中，而且，并无一人上街抗议。

再说索伦之眼，除却了“眼”还能用什么器官替代这个欲望之物？它始终在注视着你，在《魔戒现身》中，唯一死掉的主角是波罗莫，一个充满野心却被魔戒欲望挟持的人，而当他死的时候是睁着眼睛的，看到了这里，我似乎可以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始终让死者瞑目，除却一种宗教式的仪式背后，还在于：欲望终止，或者是停止凝视，我们的确是要逃脱这种“无意识”之凝视的，在这双始终睁开的索伦之眼，我们要怎么逃脱这种欲望呢？毁灭它，让欲望瞑目。



霍比特人故乡——夏尔的傍晚风光。

在卡梅隆导演的电影《阿凡达》中也如出一辙地展现了这种矛盾：为自然唱赞歌的同时一边排斥着工业和资本；当我们既享受资本带来的好处时，却去排斥雾霾和地沟油，这是一种怎样的分裂？而除却蒙昧主义者之路，我们是否还能创造出第三条路，而投射在电影的欲求却似乎隐隐约约地告诉我们，破坏是有终结的？

在这种批评背后或者回归姿态中，我们要怎么表达对于巨大邪恶——工业资本社会一种态度呢？意大利诗人马里内蒂(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在跌入一个工厂的臭水沟之欢呼：

“啊！慈母般的水沟里几乎尽是泥浆！

可爱的工厂的废水沟呀！

我贪婪地品尝你那含有养料的泥土，想起我的苏丹奶妈的神圣的黑乳房……

当我带着一身污泥和臭气从翻倒的汽车底下爬出来时，我感到愉快，心胸像被烙铁熨过一般地舒坦。”

在资本-工业社会的权衡之中，当代思想家们都在积极寻找一条新出路，而当我们从失眠中走出来之后，该怎么面对我们生存的世界，面对这个被巨大矛盾撕裂开的分裂球体？



索伦之眼无时无刻地监视着中土大地。



波罗莫在半兽人的围攻中战死。

①托尔金著《魔戒三部曲：双城奇谋》（1987年）波士顿：霍顿·米福林 “沼泽之路”

②齐泽克，《齐泽克自选集：实在界的面庞》中央编译出版社

背包、拦车、青旅，

# 一路向北

文—洪源基



我将在盛夏的黎明出发，伴着铁皮车厢的摇晃，伴着向阳花开的芬芳，在梦碎的黎明出发。心里头想着汪峰的《再见青春》，就这么上路了，于我而言，这次的旅行尤其是搭车的那段路程是一次成人礼。

## 深圳

珠海，坐10路车，我在下栅检查站下了车，走到那个检查站之后，一直在忐忑要怎么举牌子才好，对面的武警一直盯着我让我更加紧张了，过了好一阵子才把画有搭车专用的大拇指姿势和写着深圳的A4纸拿出来，路过的司机都投以好奇的目光，估计心里面在想这家伙行为挺诡异啊。过了几分钟有车停了下来，虽然他们因为要绕道去中山明天才能去深圳不能载上我，但是我心情依然十分激动，毕竟那是第一个为我停下来的人，顿时心里希望倍增，觉得再等等一定可以。

那是为我停下的第三辆车。北京时间9:00。

我踏上了前往深圳的旅途，车主是一位单亲妈妈。从起初的戒心到最后的无话不谈让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并没有那么难。一路上和她谈了很多东西，她赞赏我敢闯敢拼，觉得年轻人都应该去闯一下，或许我让她想起了从前她只身一人到深圳打拼的日子。

聊着聊着我便到了深圳，找到旅馆之后，就独自一人漫步在深圳的大街中。兴许是我习惯了珠海的慢生活，我并不习惯深圳，它恍如一个永不停息的齿轮，转动着繁华也转动着漂泊来此的人们，钢筋水泥几乎是它的全部，我只能伫立在人群与建筑之中，静静凝视着车来车往，看着纵横交错的道路，迷茫又彷徨。就这样我走到了邓小平画像前，它放在地王大厦的前面的，就像邓小平一直在看着深圳这座城市的崛起。人们来到这里，是生存还是逐梦，这是永不停息的话题，让人沉思。我也是一个路过此地的人，没有家的感觉。

下栅检查站



深圳地王大厦

邓小平画像



晚上回到青旅，是我深圳之行里最令我快乐的一点。那里住着各式各样的人，有像我一样来旅游的学生，也有在这个城市里面打拼的人，还有屋主和他的一家人。每个人都在讲着自己的故事。我和那些深漂攀谈起来，问他们为什么那么辛苦地蜗居，却依然坚持留在深圳？他们的回答特别简单：自己不甘心就这么一事无成的回去。在他们身上我看不到悲伤与疲倦，看到的是他们永远上扬的嘴角。

我想起一个老外问我的问题，她说港珠澳大桥修进来之后会有什么影响，我回答说我不想让它进来，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不想让我心爱的珠海变成像深圳那样的城市。回想以前到现在，珠海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曾经空寂的小巷，撒着似水流年的灿烂时光。而如今，空寂的小巷早已被钢筋水泥所取代，我不知道未来的珠海会不会像现在的深圳一样，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珠海不能给我归属感，我会朝着春暖花开的地方流浪。

或许是隔壁的鼾声让我一整个夜晚都没有睡好，索性早早起来，收拾行李，朝厦门出发了。

## 厦门

早上六点便从青旅出门，坐公交到从深圳到汕头的必经之路，那有一个加油站，我试着一个一个去询问那些加油的人去不去汕头，可不可以搭我一段，当然，我碰了一鼻子的灰，很多人直接把手一摆，连话都没说就把我赶跑了，试了40多分钟之后，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找错地方了，但还是决定再试一下。我把汕头的牌子拿了出来，竖起大拇指。过了大概半个小时，一辆奥迪停了下来，车主是两个男的，十分豪爽，不用解释，上车吧！当时激动的心情真是无法言喻！

北京时间8:40我向汕头进发了。在车上，还是照例接受了二位的“盘问”，他们大概是商人，一路电话不断也没和我聊上太多。

快到汕头的时候时间大概是13:00，他们十分好心，跟我说汕头去厦门那个收费站是必经之地，等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可以了，他把我放到那，就此别过了。没有打算在汕头停留，我又把厦门的牌子拿出来，竖起大拇指，中间有一个摩的司机嘲笑我说你这样能到吗？我先前还打算打道回府，被他这么一说便非去不可了。2小时47分钟，终于，一辆红色的通用停了下来，说他去靖江，可以把我顺路放到厦门收费站。或许真的就是那么奇妙，我很感激，因为就在我要放弃的那一刻，他出现了，乘上车，跟司机聊了聊，意外的是司机没有盘问我，只说他认识那个搭车的手势，所以就让我上车了，一路上都没怎么说话，我累得睡着了……

北京时间6:00，我看着厦门收费站的牌子就感觉到家了一样。我在厦门的收费站下了车。可是转念一想麻烦就来了，因为原计划是一路开到厦门市区的，毫无办法只好继续搭车了。没想到，这竟是最顺利的一次，牌子一拿出来，一辆丰田停了下来。路上和司机攀谈起来，原来车主跟我是同道中人，在云南他也试过搭车的事情，所以一看到我就停下来了。车主早年是到厦门当兵，然后因为工作关系去了一趟云南，十分喜欢云南的生活。他厌倦了大城市的生活，现在在泉州生活，这次来厦门是把父母接过



青年旅社



路上·搭车



汕头海湾大桥



厦门会展中心



鼓浪屿



厦门大学

的。我坐在车上看着厦门市区的景色，真的很漂亮，没有深圳的高楼大厦带给人的压抑，反而街道的景色让我有一种珠海的感觉。车主送我到市政府就与我道别了，从这一刻起我的搭车之旅就算是结束了，感觉一切都不可思议，因为没想到两天前的自己还在珠海，转眼间突然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到了厦门，十分感谢那些帮助我的车主，虽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真心十分感谢他们。

吃完饭之后我就散步到了厦门的会展中心，景色十分的怡人，远处就是大海，海风吹来，似乎把一天的疲倦都吹走了，心想明天好好走一下厦门的环岛路。

回到青旅，跟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调侃起来，他们有来找工作的，有来旅游的，还有带着全家老小一起来的。当中有一个驴友，他的经历就更强悍了，直接从新疆骑车到天津，后来将单车和装备都卖了，只是一卖完就后悔了。

澎湖湾啊，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我心中的鼓浪屿是这个模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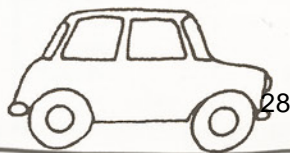
第二天，去到了鼓浪屿，和我的想象有了些出入。搭渡轮，上了岸，许许多多的推销袭面而来，有卖矿泉水，纪念品，还有导游的。

所到之处，几乎都是商铺，建筑当中的欧洲风情的气味都被过浓的商业化所盖，当你从背面看到一个很有感觉的建筑的时候它的前面不是咖啡厅就是酒店，甚至随处可见挖掘机在施工。游完回来更多的只是担心，我们的文化遗产该怎么样去保护，这么多人挤进小小的鼓浪屿里面它能承受吗？而且游人去参观的是什么？是历史？还只是换一个地方去血拼？我不知道。

而后去了一趟厦大。我想，厦大是我去过最最舒服的大学！保留了历史也体现了现代化，17:00之后开放校园，市民可以免费享用那儿的设施。我并不觉得厦大是一个参观的景点，有很多人可以使用那的体育器材，就像我在篮球场看到的许多都是高中生在打球，田径场上有许多老人在运动。离开之后，就这样朝着厦门的另一个地标，环岛路出发，环岛路其实跟珠海的情侣路蛮相似的，漫步在那上面，你会感受到那个城市设计者的用心。走在木头做的路上，两旁脚底下暗暗的灯光让你感觉十分的放松，而且远离马路，外面的车来车往就与你无关了，你只需要尽情的感受海风。路上还有许多的广场，随处可见跳舞的人，也有在路上卖艺弹唱吉他的。

晚上回到青旅，发生了件小插曲——那位骑行到天津的哥们突然之间回来了，本来昨天晚上都和他道别了，没想到他背着一个包就这么回来了。听他说，本是想往南走去到深圳的，已经在车上了，突然发现自己的钱包没有带，落在了青旅。一个人着急却无计可施，最后选择了在离厦门100多公里的小镇下了车，当时他身上只有十多块的人民币，打算去商店买一个巧克力，补充点热量然后一路走回来。当他走到了高速的入口的时候，一个摩托车司机经过问他要干嘛，朋友将自己的遭遇说了一通。当时摩托车司机离他有一定的距离，掏出100多元，扔给了他。他和我说，其实还是挺可悲的，对方是愿意帮助你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种不信任感依旧是在存在。

历时三天，731公里，搭车四辆，感想无数。明年，继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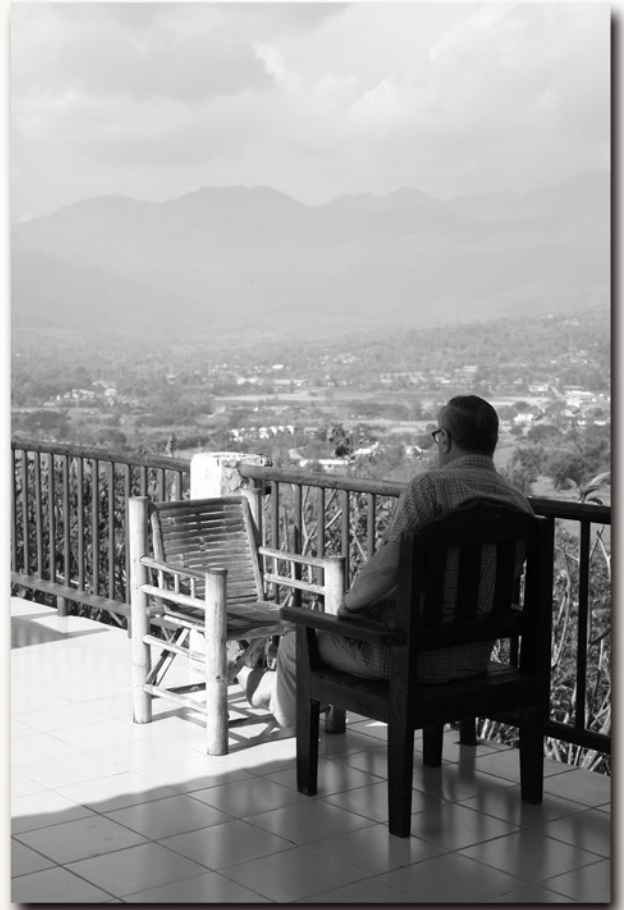


/ Jaden

摄影



/ Jaden



《片刻》  
/ 曾倩莹(11中文)



/ Jaden



/高嘉颖 (13广告)

《童话小镇的回信》  
/曾倩莹 (11中文)



/高嘉颖 (13广告)



/蔡家语 (13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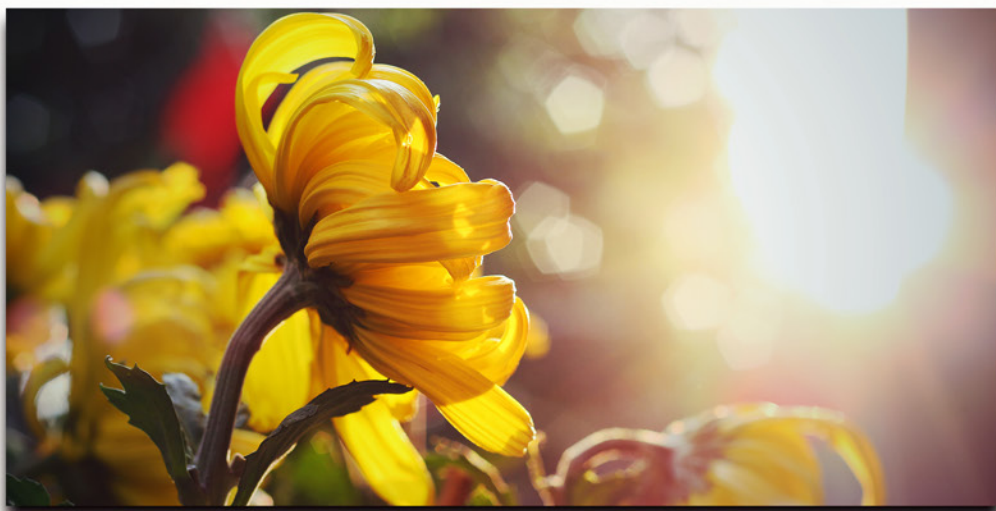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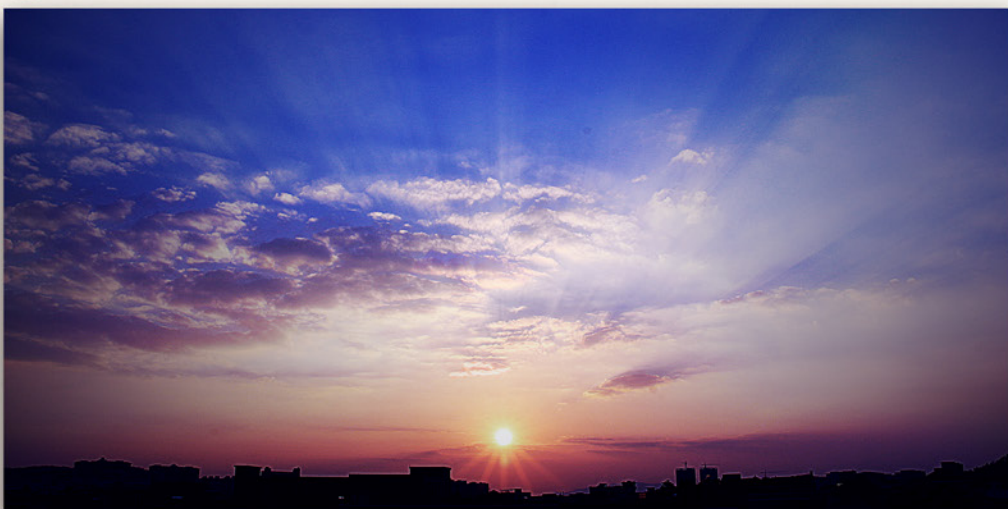
/ 王 焜



/ 王 焜



/ 蔡家语 (13广告)



/ 蔡家语 (13广告)

# 走， 去看看我们的梦

你看见初春冰雪渐融的模样了吗？你看见鸣蝉夏风习习的模样了吗？你看见我们对《触点》的执着了吗？你看见第五期《触点》踏春迎夏地走来了吗？

春潮渐去，夏风吹起。从开学至今，我们披着丑时的月光而眠，迎着半露脸的朝阳而起。我们遇过挫折，有过分歧，曾争吵，曾难眠。但我们，都走过来了，都坚持下来了。17个人，深爱一个孩子。因为对《触点》的执着，曾让我们如此惶恐不安，如此小心翼翼，如此执着谨慎。我们有深厚的期望，生怕它有一丝的差池。有人笑我们傻，有人笑我们猖狂，有人笑我们不知天高。但，即使狂风与黑夜让我们失去希望，我们还拥有一双腿，还有一颗永不熄灭的心。纵前路崎岖，我们愿挥荆筑梦。

一如你们对文字的执着，我们不断磨砺，《触点》将继承从前探索出的排版模式，并不断开拓创新，我们将更努力筑起更好更广阔的平台，为你为我。走，去实现我们星光灿烂的梦想，去追寻内心的呼喊。

感谢你们一路的支持与陪伴，我们仍在努力，欢迎提出你们宝贵的建议。我们将长期征稿，文体不限，字数不限，内容不限。让我们一起将《触点》变得更好！投稿至：[rwxyxbb@163.com](mailto:rwxyxbb@163.com)





杂志长期征稿，期待你更好的作品

微博：@暨大人文学院团委学生会

@暨大人文学院宣编部

邮箱：rwxyxbb@163.com



人文关怀，你我同在

暨南大学人文学院团委、学生会  
暨南大学人文学院宣编部